

保安司令

王占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保安司令

王占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保 安 司 令

Baoan Siling

王占君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4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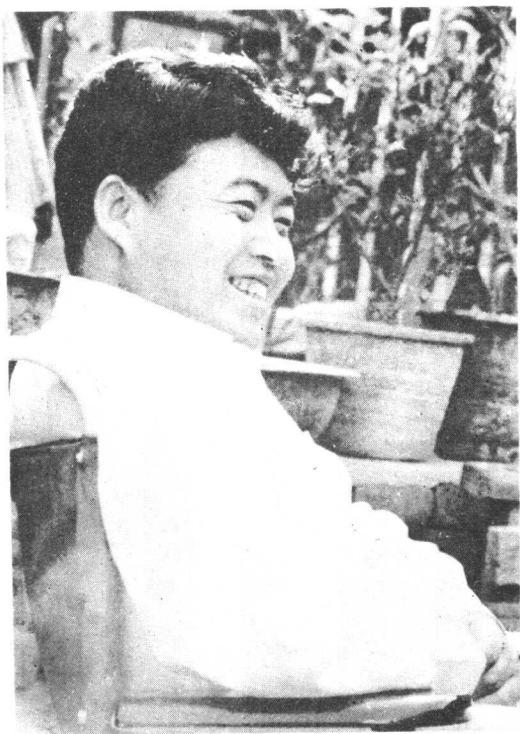
1984年6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82,001—837,000

责任编辑: 郭 峰 插 图: 李树基 李木林

封面设计: 杜凤宝 责任校对: 宋玉培

统一书号: 10158·730 定价: 1.65元



作者近照

GOM 86 / 33 06

内 容 提 要

李坚，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兼服上任，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继而反贪污、兴义举，深得民心；他不惧权势和利诱，蔑视国民党党棍，对日本少女的轻歌漫舞也不曾动心。可是女秘书的调情，义子的孝心却险些使他坠入情网和陷阱……

李坚的所做所为，引起了国民党同僚的轩然大波：我们的一些地工人员又认为他是最伪善、最狡猾的敌人。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杜聿明的亲信、阜新市保安司令兼市长。然而他又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和环境中，由历史塑造的爱国志士。在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犯，气焰十分嚣张之时，李坚历经艰难险阻，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本书是作家王占君继《白衣侠女》之后又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它以传奇式的真实故事，曲折的斗争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那风云变幻年代尖锐复杂的社会生活，预示了蒋家王朝的覆亡。

目 录

- 第一回 卖唱女抗暴遭横祸
閩商人仗义陷囹圄..... (1)
- 第二回 为父报仇拦车告状
欲除罪魁三堂会审..... (19)
- 第三回 僻巷夺枪沈中閩祸
客栈搜人杜岐退敌..... (40)
- 第四回 提食盒中暗藏风雷
接风宴上唇枪舌剑..... (59)
- 第五回 聚别墅群丑议奸计
閩魔窟司令显奇谋..... (75)
- 第六回 燕玉妹送帕撒情网
久保孚献美撞南墙..... (92)
- 第七回 丛小姐择夫甚执拗
许千事续弦偏眼高..... (113)
- 第八回 为灭口安福伤七命
伸正义李坚扣元凶..... (132)
- 第九回 长官有令无奈让步
高参藏奸暗授机宜..... (151)

第十回	事事掣肘桃源成梦 户户断炊粮店被围	(168)
第十一回	贾舍之设计偷安福 宋国柱告密救宋平	(188)
第十二回	喜重逢畅叙衷肠事 惊相见倾吐肺腑言	(205)
第十三回	夜捕杜岐丛西放线 单审何光宋平摊牌	(226)
第十四回	乔装改扮徒劳往返 雨夜偷渡性命攸关	(244)
第十五回	红帽子村突生变故 健身诊所陡起风云	(262)
第十六回	宋副官冒死接关系 吴二爷舍生劫刑场	(279)
第十七回	再较量丛西设陷阱 太轻敌任远入牢笼	(296)
第十八回	保安司令部会战友 吉祥大戏院除歹徒	(315)
第十九回	视察大员心怀鬼胎 司令公子别有嘴脸	(332)
第二十回	甘愿殉葬沉沦地狱 大义灭亲走向光明	(351)

第一回

卖唱女抗暴遭横祸 阔商人仗义陷囹圄

小北风嗖嗖地刮个不停，浑浊的浮云，把天空搅得灰蒙蒙的，叫人透不过气来。辽西初春的傍晚，寒风料峭，凉意袭人。半年以前曾一度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阜新市，如今却显得分外冷清和萧条。那些临街的墙壁，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武运长久”的残迹上，又刷写了“精诚团结”、“戡乱救国”、“剿灭共匪”等时兴口号。

死气沉沉的协和路上，已经亮起了稀疏的路灯，昏黄的灯光下，有两个衣着考究，穿戴阔绰的人正信步前行。这二人全都身材高大，一个年约四旬，面目英俊，两道剑眉下，有一双炯炯闪光的睿目，鼻直口方，棱角分明，眉宇间透着威武和刚毅。他头戴一顶暗灰色圆贡呢礼帽，身穿藏青色礼服呢长衫，脚蹬皮底圆口礼服呢布鞋。周身上下纤尘皆无，显得格外干净俐落，俨然是一位腰缠万贯的阔商。另个人三十岁左右，双眉又浓又重，虽然是伙计装束，却也穿着不俗，得体入时。手提一只精致的小皮箱，边走边警惕地环顾四周。

就在这时，前面小巷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叫，紧接着是什么人的惊呼：“啊！杀人了！”同时伴有杂沓慌乱的脚步声。阔商停步看看伙计，略加思索：“走，我们去看看。”说着，他与伙计快步奔向出事地点。拐过巷口，一幕惨景呈现在面前：正当街心，一个中年妇女仰卧在血泊中。前边，一个青年男子正在追逐另一个男人。被追赶的人突然甩过一把短刀，追赶者急忙躲闪时，刀子擦着肩头飞过，顿时皮破血流。行凶者趁机跑远，青年人捂住伤口，回头看看血泊中的女人，一跺脚返身跑回来。此刻那妇女身上的几处刀伤尚在冒血，气息奄奄，眼看就不行了。那青年全然不顾，急忙上前去背，阔商赶紧帮一把手，并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青年背起将要断气的妇女拔步就跑，边跑边胡乱地应承了一句：“歹人杀了我嫂子，我要去医院！”青年很快跑远不见了。阔商凝视片刻对伙计说：“还没入夜，这大街之上就公然有人行凶，真是天理安在？王法何存！”

伙计点点头：“已然看了半日，您觉得这阜新的市面怎样？”

阔商显然心绪不佳，轻轻叹口气：“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啊！”

“这全是当局治国有方，”伙计年轻气盛，又一向乐观，“不过也好，我们正可大展宏图，只要竭尽全力励精图治，不信这穷乡僻壤就变不成渔米之乡。”

阔商又信步走起：“对，事在人为。”

说着话，二人已来到东市场。这里是阜新市最繁华的商

业区，店铺相连，摊贩堆集，行人熙攘，比别处显得热闹些。紧挨路口，有一幢座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一丈长的招牌上，刻着四个斗大金字：新海客栈。它在阜新市虽不能说首屈一指，却也颇有名气。这客栈楼上是客房，楼下为饭厅。饭厅内共有三十几个座头，东面，是软椅圆桌绿纱屏风的雅座；西边，则是方桌粗凳的大众座席。在楼上住宿，既有两角钱一夜十分便宜的通铺，也有钢丝床加地毯的高级房间。来此进餐，上自海参、猴头、熊掌、燕窝、鲑鱼翅，下至白菜、豆腐、切糕、大煎饼……堪称经营有方，贫富咸宜。不仅脚伕菜农等下层贫民络绎于门，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人士也时常光顾。因而，新海客栈总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正值晚饭和归宿之时，新海客栈内人来人往顾客盈门。厨房中大勺小勺叮当碰撞，发出悦耳的声响。油、盐、醋、葱、姜、蒜炸锅时的香味，在半个街区飘散弥漫。年轻伙计沈中，手提红色纱灯，站在门口招揽客人。他口中不住吆喝着：“住店住店，新海客栈，通铺便宜，单间舒坦，附设饭厅，用餐方便……”那位阔商和伙计走近，沈中一眼看出他们是外来人，满面春风，迎上前去，热情相让：“二位，住店吗？请住新海客栈。”

伙计看看阔商，征询地问：“经理，这里看来还气派，是否就在此住下？”

阔商抬腕看看金表：“走了多半天，腹中饥饿，就在这儿吃了晚饭再说吧。”

二人步入饭厅，客栈经理杜波看出他们与众不同，亲自迎上，十分客气地往东面一伸手：“二位，请往这边走，有

雅座啊！”

阔商止步看看西面，但见乱哄哄的人已坐满，就餐者五行八做俱全，竟返身走了过去。

杜波感到奇怪，这二人穿着华贵，气概不凡，为何不嫌弃穷苦下人，反同他们混坐在一起？他跟过去把一张比较洁净的桌面清理出来，待两人坐好，递过菜谱说：“二位，用什么酒菜请点。”

阔商把菜单交给伙计：“明华，吃什么你看着重要，我请客，不过可别多破费。”

杜波心想，商人都是一个大钱攥出汗来，听其言莫非此人真是个小气的老板？

那伙计名叫韦明华，他把菜单反复看了两遍没有说话，又递还给主人。阔商仔细一看，原来上面开列的俱是名贵菜肴，尽皆价格高昂，放下菜谱问：“掌柜的，可有便宜些的？”

杜波暗说，这位真是个管钱叫爹的主。答道：“便宜些的有‘焦里脊’、‘木耳肉’、‘摊黄菜’、‘溜三样’、‘清炒肉’……”

阔商不待听完就打断说：“有没有比这更便宜的？”

杜波越发难以理解，觉得这二人十分奇怪，倒要留心一二，又答道：“再便宜就是‘素炒土豆丝’、‘醋溜白菜片’、‘羊肝烩萝卜’、‘葱花炒豆腐’……”

阔商脸上现出笑意，高兴地说：“好，就来这四个菜吧。”

杜波又问：“用什么酒？”

“不饮酒。”

“主食呢？”杜波介绍说，“有蒸饺、馅饼、原笼包子……”

韦明华开口了：“经理，您最爱吃原笼包，来一屉吧。”

“不，”阔商摇摇头，“买了炒菜再吃包子，未免……，来两碗米饭吧。”

杜波感到这二人琢磨不透，看花钱的吝啬劲象是一文不名的落魄穷酸，看穿着打扮又象是巨贾富商，看举止气概还象领兵打仗的军人，他对阔商主仆更加感兴趣了。杜波心怀疑团到厨房刚把饭菜交代完，忽听门口传来一阵喧嚷声，他赶紧出来查看，只见有几个人吵吵嚷嚷拥进门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侦缉队长安福，把一个手拿胡琴的老头和一个卖唱的姑娘带进了饭厅。那姑娘年约十八、九岁，梳一条齐腰大辫，虽然穿的粗布旧衣，却是身段苗条姿容俊秀。安福用手推她，卖唱女闪开身说：“你放尊重些，别动手动脚的，我们卖唱不卖身！”

安福嘿嘿冷笑两声：“小丫头片子嘴怪厉害，你是什么金枝玉叶呀，碰碰又能怎么样？”

老头惟恐惹出事端，赶忙规劝自己的女儿：“杏花，不许乱说，可不能惹队长生气。”

杜波怕卖唱的父女吃亏，上前插在他们中间：“安队长来了，快请坐。”

“用你滴须，我有屁股还不知道坐。”安福推开杜波，把右脚踏在方凳上，左手掐腰，右手冲杏花父女一摆：“你们过来，靠近点。”

杜波见安福要摸杏花的手，再次插进来有意打岔说：“安队长，您吃什么？”

安福不满地瞪了一眼：“瘪屁，没味！好酒好菜你捉摸着往上端。”

杜波只好去厨房，取来几个菜两壶酒，放在安福面前。安福先“吱”地干了一盅酒，又“叭”地夹起一片猪耳朵扔进嘴，“巴哒”几下觉得还满意。但吃喝仍未能堵住他的嘴，他用筷子一指杏花：“丫蛋，给我唱段落子助助酒兴。”

就在安福旁若无人擅做威福之时，有个旁观者早已气得怒不可遏，只听“啪”的一声，一双筷子狠狠摔在饭桌上。这个响动显然是冲着安福来的，不觉把众人的目光全都吸引过去。原来在西北角墙旮旯，坐着一位自斟自饮的人。由于他不声不响坐在角落里喝闷酒，没人注意他。如今大家仔细一看，这位还是个年轻的保安团军官。他本来是因为对一些事情看不顺眼，才来到这里以酒浇愁的，谁知又遇上这种事。堂堂党国警察局的警官，竟然当众调戏一个卖唱的少女。不由得把对顶头上司的看不惯和不满，全都迁怒于安福身上，忍不住使劲摔了一下筷子。

乍然间，安福也不觉愣了一下。当他看清这个保安团军官只是个排长时，嘴角立刻撇起来。区区排长算得了什么，保安团团长章崩气是他姐夫的朋友，还怕这个芝麻粒大的排长刮旋风。安福也把筷子一摔：“他妈的！还没阴天下雨，就钻出一个狗尿台，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那排长忍了一下，还是按捺不住站起身，怒气不息地说：“无赖！恶棍！你身为党国警官，竟在光天化日，大庭

广众之下，做此下流苟且无耻之事。行为如此不端，还这等趾高气扬，党国的声誉，已被你们这些败类丧失殆尽。长此下去，江山怎能不落入共党之手！”

这排长敢于站起来怒斥安福，一番话又似乎是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使阔商颇感兴趣。不觉把那排长多看几眼，感到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此人。

“你小子敢出言不逊！”安福毫不示弱地站起来，“哟哟！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好象你比蒋委员长都关心党国的命运。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吃几碗干饭的，算个什么东西，也恬不知耻地妄谈党国前途，滚你妈的蛋吧！”

“你，你出口伤人！”排长气乎乎地走过去。

安福挑战似地迎上来：“怎么，要动武吗？老子奉陪！”说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就在二人剑拔弩张，将要大打出手之际，又来了一个保安团下级军官。一见那排长，扯住便走：“哎呀宋排长，你再来这喝酒，章团长找不到你都发火了。”

阔商听说那人是什么宋排长，触动记忆，难道这人是那姓宋的同乡？不待他仔细辨认，宋排长已被同事拖走了。

安福一副胜利者的神态，把肚子都腆起来：“无名小辈也敢来太岁头上动土，溜走算是便宜了他。”说着又嬉皮笑脸凑到杏花面前：“丫蛋，你倒是唱呀。”

杏花把头一歪，闭着嘴就是不做声。

老头知道躲不过去，劝女儿说：“杏花，唱一段吧，听话。”

杏花生性倔强，从心里不愿为安福这号人演唱。可是她

见父亲眼泪汪汪的样子，不忍心让父亲为难，勉强点了头。老头一见，立刻拉响了胡琴，杏花含泪唱道：

“数九隆冬雪花飘，受罪的李三娘把水挑……”

安福把筷子一摆：“停下，小黄毛丫头看着不起眼，唱起来还真有点白玉霜味呢。可是，我不爱听这哭声赖韵的《井台会》，你给我唱《马寡妇开店》。”

“这？”老头迟疑地看着女儿。

杏花一口回绝：“不会。”

安福摇摇头：“我不信。”

“你信也不会，不信也不会！”杏花语气很强硬，“就是会，我也不唱这花里胡哨的戏文。”

“这么说你还是会，”安福故意乜斜着眼睛，“是不是怕羞啊。”

“你说话正经些！”

“你到底唱不唱？”

“不唱，不唱，就是不唱！”

杜波知道安福心狠手黑，真要惹翻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惟恐卖唱的父女吃亏，急忙上前打圆场。他一拉老头衣袖使个眼色说：“你这老汉好不懂事，安队长听唱是抬举你们，这段真不会，和颜悦色地说，商量着换一段别的。安队长通情达理，是会答应的。”

安福使劲推开杜波：“一边去，缺你来装通事，今天非唱《马寡妇开店》不可，老子听定了！”

安福不肯让步，杏花不肯屈服，双方眼看冲突起来，杏花父女当然没有便宜，杜波暗暗为他们着急，一时间又苦无

良策。这工夫，那阔商忽然开口了：“卖唱的，你们过来。”

老头一见那阔商的气派，知道并非等闲之人。心想这正是摆脱安福的机会，立刻领杏花走过去，躬身施礼问：“先生要听哪出戏的段子，请您点。”

“让孩子随便唱一段吧，”阔商十分和气，“我愿意听苦的，越苦越好。”

这回杏花开口了：“爹，就唱我自己编的那段吧。”

杏花爹点点头，对对琴弦，拉起了过门。

杏花父女往阔商那里去时，安福就要发作。可是当他看见那阔商与伙计气概不凡，暂时压下火气，权且冷眼旁观。

老头拉完过门，杏花开口唱起来：

未开言不由人珠泪双流，

想起了家中事好不忧愁。

家住在热河省棒槌山后，

一家人整七口苦度春秋。

“九·一八”炮声隆隆风雨骤，

苦难的老百姓大祸临头。

日本鬼杀人放火如野兽，

可怜我白发娘血溅荒丘。

小侄儿尚襁褓何罪之有，

竟然也刺刀尖上一命休。

抓劳工二胞兄全被拉走，

亡战场死他乡尸骨难收。

大嫂她不堪受辱遭毒手，

只剩我父女俩流落街头。

每日里含悲忍泪长街走，

受不尽苦来说不尽的羞。

穷苦人度光阴只要糊口，

对人生对国家并无苛求。

但不知这苦难何时受够？

这苦难哪年哪月才到头！”

杏花唱的是亲身经历，有深切感受，听来哀婉动人，饱含辛酸，催人泪下。饭厅内的人几乎都停箸屏神静听，那阔商边听边微微叹息。

杏花唱罢，阔商对韦明华说：“看他们怪可怜的，多给些钱。”

韦明华答应一声，伸手掏出一大把“东北九省流通券”，数都没数就全都递过去：“老人家，请收下。”

老头万万没想到会给这么多钱，他怕其中有诈，吓得直往后躲。

韦明华见状，又把钱递给杏花：“姑娘，你拿着。”

杏花把辫子甩到脑后：“不，我不要！”

“这为啥，莫非还嫌少？”

“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只不过唱一个小段，就给这么多钱，谁知你们安的什么心肠。”

“你不要多虑，”韦明华解释说，“我们经理完全是出于同情，是一片好心。”

“哼！”杏花冷冷地说，“这年头，有钱人不杀穷人不富，还会有好心！”

“那么，你一定不要了？”